



征 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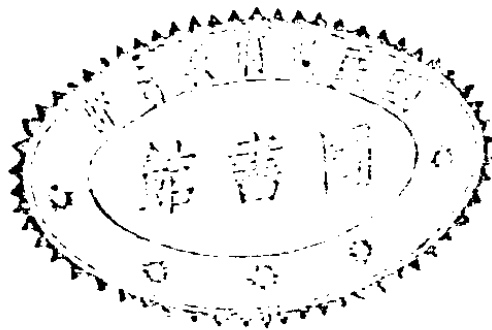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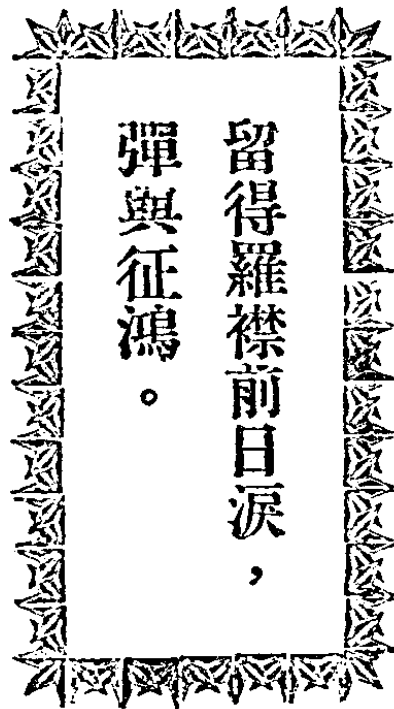
左 幹 臣 作

附 錄
卷 二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8.

377



857.63
952.13-9
2

征鴻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不知道什麼風這一會會把我吹到十年睽別的故鄉來！

到家裏已經是一星期了，探訪從前的故舊，拜望往日的親朋，已經把整個的時間花費了。

這一天，稍微空閒的一天，我獨自個在那間經過十年封扃的老書房裏，翻閱那些十年前我親手安置現在已被灰塵布滿的書籍，我的意境竟有點淒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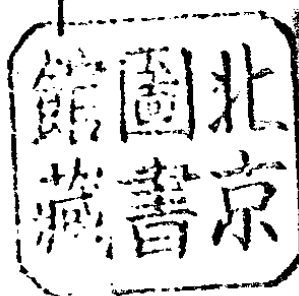
窗前的天竹子，被風吹得擺擺搖搖，枯萎的枇杷樹，孤立在那頹廢的牆邊。

爲着這些，我記起了這些樹的栽植者，我記起了我自己已經喪失了的童年。

忙着跑去問母親，關於我幼時的朋友們的近況。母親這樣地替我說了：

征鴻

一



(南)

06575

『物換星移，人事已全非了。記得你們進××小學堂的時候，趙熙，汪寶貞，幾個小同學不是一天到晚在一起嗎？現在經過十年的霜雪，什麼都改了。汪寶貞，在五年前就同她的父親一道到M地去了，到現在，渺無消息，也許她早已對了人家，也許兒女在抱了。趙熙，說起他，我真忍不住要流淚了，他跟他父親走上一條路，年紀輕輕地就把自己的生命捐給國家了。你大概也曾聽說P城的黨案吧，在那種轟烈的空氣裏，趙熙這孩子就棄了他的老母，棄了他的妻房，棄了他的愛子，一逕跑去飾刺B督軍劇中的主角，沿途，他曾寫了十封信給他的雲卿。唉！這已經是三年前的事。現在，他們家裏已經搬到何村去了，他的媽媽爲着他的死，終日含淚站在大門外面望他回來，然而回來的還不僅是他的靈魂嗎？他的妻室雲卿，接到他一封封的遺書後，她屢次想到P地去找她的丈夫，屢次想脫離這痛苦的塵世，但是因爲她丈夫的囑託，因爲年老的媽媽，幼小的愛子，終

於使她不能這樣做了。可憐，她那一天不用眼淚洗面，那一天不在愁城苦海裡，一直到如今。可是蘭兒——她的兒子——已經有桌子這高了。」

母親說着眼淚下來了，我不知不覺地也陪着哭起來，悲哀，驚異的情緒逼着我不得不到何村去。

穿好了衣服，帶了幾樣由G地帶回來的土產，一直到何村去。

走了一點鐘的山路，穿過了無數的樹林，何村已經在望了。

走進了我老朋友的家門，可憐傷心的老母，正在昂頭向遼闊的天空望着呢。她的頭髮差不多已經全白了，憂鬱，悲哀佔住了她全部臉門，淚泉已經乾涸了，手兒消瘦得露筋露骨了，她，已經不是十年前的她了。

當我進去的時候，她似乎很驚疑。『先生，你找誰的？』她的聲調戰抖着。

她已認不得十年前曾向她討過西瓜子的我了。

『是我，趙家伯媽。』我走近她的身旁。『你老不認識我了嗎？』

『哦！是你？』她似乎比以前清楚了一點，本來，我的面目也不是經過十載風霜嗎？『是T家大相公？』

『是的。還是你老的目力好。』我微笑了。『十年不見了，你老仍舊這樣地康健呀！』

『那裏！那裏！唉！』她枯涸的淚泉似乎又生出一些精液來。『比從前衰老多了，比從前衰老多了。唉！幾年來的變幻，焉得不使我這樣呢？大相公！你不是到G地去的嗎？在那邊還好？』

『是的。什麼好，什麼都沒有一毫長進，只有身體長得這樣高大了。熙哥聽說已經在P城死難了，你老沒有急壞吧。他死，他死是爲國家。』

『提起那些！大相公。今天見到你了，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樣。唉！如果留得我熙兒在，小時候的朋友不是正好握手言歡嗎？可憐，他已經忍心地死了。』年老的母親淚珠兒連續地擠了出來。『唉！兒子死於國，老子也死於國，我不知道國家給與我們的到底是什麼！』她老有些怨意了。

這是很容易明瞭的事。如果沒有先烈們的犧牲努力，我們這個時候那裏還能夠安安生生做獨立自由的國民呢。國家給與我們的是這些，先烈性犧一切也是爲的這些。爲着怕惹起她老的傷心，這層簡單的解說，我都沒有對她解釋。『是的。唉！』我跟着她嘆了一口氣。

『你熙哥……』她老的聲音戰抖着，手指彈着熱淚。『他去的時候，什麼人都瞞了。後來他從各地寄了一些信來，他的妻兒也把我瞞了。』

『嫂子呢？侄兒呢？現在那裏？』

『她病了，自從他走後她就病了，接着又小產了一胎。可憐，瘦得只賸一把骨頭了。這是熙兒害了她，唉！完婚，合起來他們那裏同住過一年！』

正在我們互相彈淚的當兒，外面跑進一個四五歲的小孩來，他赤着腳，梳着兩個小髻兒，臉上滿佈着康健的紫紅色。他跑去抱住了老母親的禪脚，圓着小眼珠望着我。

『這就是你侄兒呀！……趕快叫聲叔父！』她指着他告訴我，一邊拍拍他的小臉兒。

『哦！乖極了。來，我這裏有餅子。』他很脫俗地跑了過來，我把由G地帶來的蛋餅送了他幾塊。祖母叫他喊我一聲叔父，他也乖乖的喊了。

『這是我趙家惟一的根苗了。你看，大相公，他的父親還要他去革什麼命呢。唉！我一世人也苦澀了，到老來還不能得到一個兒子送終。大相公，還是你

好，還是你母親有福氣。」她老又傷心了。

唉！慚愧死了。自私者，自利者，你如何對得你地下英雄底朋友呢！

我告訴了她我來的意思。隨着，雲卿嫂子也扶病出來了。哦！我們的犧牲者！我應該爲你流多少同情之淚呀！

她從懷裏取出了一個精緻的布包，那，就是我急於要看的遺書了。

我急忙把第一封抽了出來，可憐，雲卿嫂子的呼吸頓時緊張，臉色也頓時慘白了。

「大嫂！熙哥的事蹟，我不忍讓他這樣地湮沒了。我想，讓我把這幾封信拿回去整理整理，設法子把他印了出來吧，也使夢寐中的人們知道有人爲謀他們的福利把自己一切都犧牲掉了的。」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好！你拿去吧，叔叔。我早已就想這樣做了。」她的聲音微細得幾乎聽不

清楚，她的眼淚也許哭乾了，無光的眼球向我望了一下。

雲卿嫂子爲着頭部的劇痛扶着她的蘭兒緩緩地進去了。她什麼都老人化了，她的春青，生意，全消失了。

再坐了一會，挾了遺書辭別出來，年老的母親一直送到大門外，她羨慕極了，她悲痛極了，等到望不到我的背影的時候，她才離開了閭邊。

偶而回過頭來，望望那出青柳綠的何村，望望何村裏老朋友的住宅，我不禁有點黯然了。

唉！可憐的犧牲者，我應該爲你們流多少同情之淚呀！！

帶了信回到古老的書房來，趁着天還不大黑一封封抽出來讀了。唉！我的朋友，你的精神與天地永存了！你的精神與天地永存了！

自己在房裏哭了一回，母親很奇異地跑進來問我，然而當她老遠沒有把第一封信看完時，她老的眼淚也隨着流下了。

天竹子在風中擺得厲害，格外引起我的悲哀，我憶起我們栽植這些天竹子枇杷樹時的情形，我憶起我們在花園裏賽跑，捉迷藏的形象。好，讓我痛痛快快的哭吧！

和着淚，費了一夜的功夫把十封信整理好了。地下的朋友呵，你已經是爲國死難了，我，今天還苟活着在人間，現在還能夠替你做這些事，我應該愧死了，實在我夠不上做你的友人。

『我們是爲爭自由而死，我們是爲鋤暴除奸而死。朋友們！你們要竭精殫力愛護你們的國家，你們要爲她謀福利，爲她謀安全，那才算對得住我們死者呀！』
熙哥！我把你自己的話替你寫在這裏了。我惟願你這話能夠振作一班昏瞶

的人們，起來救這垂危的祖國！完成你尚未完成的工作！

熙哥！你的精神不死！！

下面是他的信。

一

雲卿吾愛：

現在想起來，實在真對你不起！雲卿！你是一個比較了解我們的人，我這次鬼祟的行爲你或許能夠諒解我吧。

只要等到太陽從東方緩緩地挂上來，你就會發現你身伴的人兒已經偷走了。

哦！此刻正是朝曦煥彩的當兒，你也許正披着青絲，含着酸淚在找着你失掉的人吧。愛人！你不要太傷心了，你要了解那偷偷走掉的人，你要安慰年高髮白的老

母！

昨晚的事，太滑稽了。我欺騙了年高的媽媽，我欺騙了你。三杯薄酒，能够使我醉倒嗎？那無非是恐怕醉後失言把我們的機密被你們知道因生出許多撓阻罷了。雲卿，你知道我這次爲什麼突然地歸來，歸來後又爲什麼那樣地放蕩恣縱。你大約以爲是你的愛人兒在外三年新染的惡習吧！雲卿，錯了！全錯了！

你應該了解你的照是什麼樣的人，難怪，本來今日的我已非三年前的我了。

雲卿，我記得有一次寫信把你不是同你說過這幾句話嗎：『祖國已陷於危亡狀態中，外而列強，內而軍閥，內外交相迫，行將見此錦繡河山披零破碎矣！吾等雖猶可以攜手曼歌，然睹此慘淡之祖邦，流離痛苦之同胞，能毋有動於衷乎？』

雲卿！在那個時候我已經把我自己從你和媽媽的手中搶出獻給我可憐的祖國了。從那個時期以後，世界上除掉你和媽媽外，祖國已經是我惟一的愛人，我願意犧

牲一切甚至於生命去努力求她的安全，求她的福利。

這一次回來，本來不是我初意所願的，因為一看到溫柔天真的你和白髮蓬鬆的媽媽，也許於我的行動上會發生困難。中國是家族主義的國家，我何嘗不愛我的家，我何嘗不愛家中的你和半世孤零的老母呢？但是，因為我太愛了，才致想爲牠謀永遠的安全。中國做父母的把自己的子孫當做一家的私有物，唉！殊不知家之所以成家，完成要靠國的力量，國若破滅，家也就無由生存。所以我們要求家之安全，必先求國之存在。雲卿！你了解這層意思嗎？你的熙之所以三年不願意回來，就是爲的要把家族觀念擴大變成國家觀念，去預備去爲國家犧牲。我現在不能不誇飾我自己的修養成功了，當我屢次想開口告訴你們關於我這次行動的時候，每次都被我用理智擦下去了那澎湃的熱情。就像昨晚的行爲，那也是我修養得來的成績。

明白地告訴你們！這一次，這一次以後也許我們永無相見之期了。我知道你讀到此地一定要痛哭起來，雲卿！不要哭，你要知道如真是國家亡了，生着也不見得比死去好。雲卿！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這次要做的事吧。我知道你聽了以後雖然要替我耽憂，但是你也會遙遙地祝我的勝利的。不過千切不要設法挽回，因為這個不是能挽回的事，現在也不是能挽回的時候。雲卿！我走後的家庭全靠你維持，年老的母親這件事情望你不要把她知道。你自己也得珍重，還有蘭兒。……

好，現在開始說我要說的了。雲卿！不怕吧？我說了：我這次是奉了我們黨部的密令去到P城刺殺S督軍的……好人兒！我曉得你一定要怕得哭起來了。不要怕，殺個把人，殺個把賊，這種勇氣我現在已經培養起來了。我隨身帶得精巧的手鎗，猛烈的炸彈。雲卿！你有一次不是定要檢查我的行篋被我嚴詞拒絕了你，你不是還哭了一晚嗎？那是不得已的苦衷啊，如果那些東西因為你檢查而被

發現了，你一定要懷疑到我的行踪，結果，甚至使我不能完成我所負的使命。我也曾告訴過你了，中國的貧弱，完全是萬惡軍閥窮凶惡鬥使然。P城的S督軍，你也一定聽見人家說過他的貪殘橫暴吧。這回，我們的革命軍將在P省把義旗扯起，開始做救國救民的工作了，爲着國家人民的幸福，爲着革命前途的順利計。不得不採取這種輕便的野戰手段了。而你的熙恰巧榮幸地被指定爲實施這種手段的一人。國旗飄蕩着似乎在鼓舞我們，有時，我從衣袋裏掏出黨徽來看看，似乎也在那裏喊着要我們把熱血灑到上面去。雲卿！我將爲她們而死了，爲國爲黨而死，那是如何光榮的事情。

我始終是快樂的，我從來不知道憂愁，我從來不知道畏懼，我只認得真理，我只祈求光明。雲卿！我始終是快樂的。雖然我有時也會想到孤零的你們，因而稍微領略得一點悲哀的滋味，但是那是暫時的。無論如何，我總不能因爲你們而

放棄我的大責任！

記得宣誓的那一天，我們同行的五個人都用小洋刀把手指劃開了，鮮紅的血湧着一滴一滴地滴到誓文上。那不過是一個象徵罷了，將來我們全身的血還不是要爲我們燦爛的國旗流盡嗎？喲，雲卿！你又要哭了，莫哭，止淚吧。要知道如果你有那樣一個丈夫，那的確是你的幸福光榮呵！

特意跑到家裏來，爲的是同你們敘別。這一月的生活，我真覺得有意義極了；你們一味地在承逢久別新歸的游人；而我，有許多要說的話，因爲碍着你們的興緻，竟致連一句也說不出口，反而要裝着笑臉來承受你們的盛意。昨天晚上聚餐的當兒，我偶而露出了一句傷心的話兒，你就圓着眼睛一味的注視着我，等到我們一同就寢的時候，你又要再四地來盤查。雲卿，你昨晚上半夜不是在床上儘管轉側不安嗎？聰明的小鳥兒，如果我是容易動搖的男人，那簡直敗給你了，爲你的

柔情，你的淚水敗給你了。然而……然而，你的丈夫究竟偷偷地逃出了你的腕中。

事情不一定是很危險，也許會有機會待我完成我的使命後還可以平安地生存。好吧！雲卿！你就是那樣地期望着吧！

不要儘管哭了，哭聲不要驚動了感覺敏銳的老人家。蘭兒，你也不必把淚眼注視着他，使他嫩弱的心裏也感覺新奇而留一個不好的影象。有人問起我，只說我到P地旅行去了。寧可以多挨兩句罵，我的真實的行踪千切不要露出半點來，尤其是在年老的母親前，更要這樣。

太陽漸漸升起來，血紅似的朝曦看着看着消失了。離開你們已經是五小時了。火車錚錚鏘鏘地載着多少離人向前途駛着，我靠着車窗將這封信寫好了。等到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也許你的丈夫正站在海船的甲板上欣賞偉大的海濤呢。

一路，我還預備寫許多信把你，告訴你關於我們工作的進行。雲卿！我希望

你真正能够澈底地了解我！

不要哭，這封信看過一遍就可以用火把牠燒了。你更不要想起那死去的從前，請你爲我祈求勝利吧！老母親如果扶着拐杖咳着走了出來，你還得笑着跑上前去攙着她的手臂，親熱地叫一聲『媽媽』；蘭兒的功課，你自己也還得料理料理！唉！雲卿！

後花園你也不用着常去了。那裏面的一切，都能使你傷心！愛人兒，望你信我的。

我永久是快樂的喜悅的，當寫這封信的時候，我仍舊一點也不悲哀。雲卿，你不要說我薄情，你應該了解我，你應該了解你的丈夫。

別了！至愛的雲卿！

不要哭！我怕記起——我不忍記起你那紅腫的眼睛！

你的熙 九月十二日在火車裏。

二

最愛的雲卿：

前一封信，你應該收讀了。沒有十分哭吧！

火車很規律地向前駛，如果我不呆呆地注視那遠山的移動，那我的情緒一定要得像一束紊絲。雲卿，到底在這個時候我對一切都免不了感着「訣別」的淒涼，感情的主使，幾乎使我下淚了。唉，雲卿！什麼人在歌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呢？……

不！決不！雲卿。我現在已經戰勝感情，恢復我原有的樂觀態度了。死，是人類終於要實現的一個關頭，那裏值得怕！生，自己的祖國這樣垂危，她的子孫

苟延殘喘地生着做人家的奴隸，那也未見得是光榮的事吧。唉！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爲求祖國的安全而死，死在國旗的下面，那難道還是不值得的事情嗎？雲卿，我的心波寧靜下去了，車窗外的黃色枯枝的小樹，一枝枝地在我眼前溜過。我低低地唱着伊大利的青春歌。我似乎聽見慕沙利尼在那裏高聲的喊着：

『……我們死在國旗的下面

已經是無限的光榮，

若爲我們的理想而死，

那就更光榮了……』

車子顫動得厲害，和風從車窗裏鑽進吹倦了人們的眼皮，全車箱裏的旅客們幾乎全數入睡鄉了。我也有點感着疲倦，靠在車窗上把眼皮緊閉了。雖然你那苗條玲瓏的身段，時而幻現在我的眼簾，可是終於被我克制了。

醒來的時候，正是汽笛嗚嗚搭客們忙着整理行裝的當兒。探首在車窗外面一望，廣大的平原裏多添了一些低矮的茅屋和搖頭掉尾自得的耕牛，原來已經是靠近S埠了。

車子到S埠是下午六點鐘。我提着我的小提包從人縫中擠了下來。幸而好，亮光光的大刀隊雖然那樣森嚴的排列着，他們並沒有要檢查我的行囊。但是租界門口把守的碧眼虬鬚的英國人好像早已就注意我和我的小提箱了。他們的腰裏都挂得有勃郎寧，他們靈活的眼子不住地流動着。雲卿，起先，我真有點怕了，等到後來我想到我怕的理由，我自己又忍不住笑起來。『千軍萬馬我還要去取人首級，這個算什麼！去！』其實，這種想念是再愚蠢的沒有了，如果我真被他檢查出來了，不是要誤盡一切嗎？謝謝天！當我奮勇地走向他們站的地方去的時候，果然他來問了：

「站着！你是什麼人！」一個英兵他緩緩走近我的身邊，他充分地表現「敬特免」的氣概。

「我？B 洋行的職員」我不得不打誑語了。

哦！這真是出人意外的收獲，他竟不來檢查我的小箱子一步一步地踱回去了。這大概是因為我會說洋話，穿洋服和B 洋行的關係吧！唉！恥辱！中國人莫大的恥辱呵！

跳上電車，心裏在默想着：也許我的同志們已經先到S 埠了。等到電車停了，我就走向Y 旅社來，途中把在火車裏寫給你的信發了。雲卿，等到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也許你早就得着你偷走的丈夫的消息了。好人兒，你自己須看得這些，不要太傷心了，也不要為你遠征的熙擔憂，他自己當然知道保重。

Y 旅社是S 埠著名的旅社。我在那裏住過也不止一回。在牠的三樓上可以看

到蜿蜒的電車軌，和濛濛中聳立的高樓。夜裏可以領略到S埠獨有的風光。

同伴們果然是有三個已經先我而到了，一個聽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好來。

雲卿！我應該愧死！當他們從房裏走出來握着我的手的時候。他們真是英雄，他們真是英雄，他們大杯地喝着酒，他們一天到黑只哼着雄壯的國歌和黨歌，他們從來不提家庭，不提起妻子。唉！雲卿！當天晚上，我整夜地在他們面前懺悔，我不應該對家族和你那樣地依戀，我早就應該割開你們來到S埠受他們人格的薰陶。

現在，讓我把四個同行的同志先介紹給你吧：一個姓胡，他是法國留學生，他本很可以在天堂似的巴黎安逸的生活着，但是他祖國的哀號聲求援聲引起了不安，於是他噙着眼淚棄了那艷麗的法蘭西少女跑到他祖國的懷抱裏來。現在並且獻身革命了，現在並且獻身担任這偉大的工作了。一個姓余，一個姓管，還有一個沒有來的姓包，他們都是血性的青年，他們受過了高等教育，他們有美滿的家

庭，然而，他們現在都願意把那些割棄了。雲卿！等到那個時候過去以後，請你常常把壯麗的國旗展開，如果蘭兒知道問起爸爸的時候，你可以指着國旗告訴他。叫他永遠紀念地紀念他的爸爸和他爸爸的四個朋友。雲卿！我不希望你把蘭兒只當做趙家的子孫，只當做你個人辛苦得來的私有物。你應該使他能夠像他的父親，像他祖父，如果他父親的理想等到他長成以後還未曾實現，那他還應該繼續父親的遺志去努力。雲！請你承認我這個最後的要求吧。哦！不要又傷心了！爲着等那一個未來的同志，我們在S埠多勾留了一天，這一天，我們儘情地飲酒，儘情的狂歌，真的，我們同S埠很難再有機會晤對了。

我們走出那高大麗華的酒樓，又並排地在最熱鬧的大馬路上躑躅着，閒散安逸的游人，一陣陣從我們身邊過去，他們有時也迴轉他們冷雋的目光注視着我們，似乎是在諷刺我們或者在可憐我們的愚蠢吧。哦！迎面又來了一羣艷裝的婦

女，她們奇麗的服裝，白粉，口紅，縷金的高跟鞋，還有包着那一對豐腴腿部的絲光襪！……

雲卿！你大約不知道S埠情形吧。

S埠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地域，後來被帝國主義者強佔去了。現在他裏面駐守着無數的洋兵，那全是爲保障強權，賊子，官僚，倡婦，大學教授，文人，雅士的安全而來的。的確，如果你真有能力，如果你能忍受那不是人的待遇，那的確能够得到如一隻貓一樣的安全。在那裏面住了，國家儘可以受強權賊子的蹂躪，同胞儘可以被任何人踐踏，都可以不問了。我們的文人，雅士，娼婦，大學教授，官僚們他們每天踏着的不平坦放光的馬路嗎？他們住的不是頂合衛生的高大洋房嗎？他們食的不是那些特備的西洋大菜嗎？在他們手裏滾滾的是他們拿血，力，肉騙來的金錢，摟着的是淡裝濃抹的子女。他們的耳鼓被幽雅的絲竹

聲，鏗鏘的金玉聲，嬌鶯似的歌聲充塞了。他們的確是滿足了，滿足了。祖國？同胞？他們不暇顧及了。唉！可憐的S埠！可憐的S埠裏的人們！

回Y旅社已經是夜裏十時了，包同志來了快信報告他動身的日期。大概明天他就可以到，後天，我們就可以起程了。

第一封信沒有給媽媽看見吧。千切要小心，如果是被媽媽知道我這一回事，也許要生出意外的危險，而我，又不能因為這個意外的危險就回轉頭來。那一定使我深切地不安了，使我不安，雲卿！大概也不是你所願意的吧？我再告訴你一遍！我們的事是無法挽回的，你只應該禱祝我們的成功！

他們——三個同志都醉了，倒在床上就呼呼地睡去。我本來也預備睡的，但是一想到你，我的疲倦，醉意都被驅逐了。起來，旋轉了那綠罩的電燈，就開始寫這封信把你。

遠處斷續地傳來的刺耳的歌弦，從窗子裏向外望，夜神的黑裳已被那燦爛的燈光染成淺紅色了。這個時候，也許正是S埠的人們金迷紙醉的當兒吧！

我們的胡同志從夢中醒來，他催促我就睡，本來，方才遠處的晨雞已經唱過了。雲卿，還有許多要同你說的話，只好下次再寫給你了。

不要哭，至愛的雲卿！

小鳥兒，我抱吻你一千次！

你的熙 九月十四日在Y旅社時已半夜

三

至愛的雲妹：

我現在又開始寫第三封信把你了。

包同志果然在今天的上午來了，他提着一只小箱兒，穿着一身褐灰色的西服，戴着一幅寬邊的墨眼鏡。他真是英雄！他真是革命者！

他帶來了一些他家鄉特有的東西，據他說這是他的惟一的婦娘在兩個月前接着他要回來的信特意爲他製作的。等到我們把從S地到T地的船看好回來之後，大家煖着酒，一邊談着，一邊享受他帶來的東西。雲卿！你試想那種筵席何等有意義！因爲船是今天晚上開，所以大家飲酒都不敢放肆，然而我們勇敢的管同志竟有些醉意了，他用箸兒擊着杯盤低聲唱着：

『酣夢中的中華之魂！』

起來，睜開您的睡眼惺忪。

您審視您自己身上的血痕，

您注意那些野獸的吼聲。

呵！我們願意把所有的熱血，

灑遍您的全身！

希望能夠激發您那已經麻醉了的心靈。

呵！起來，睜開您的睡眼惺忪，

酣夢中的中華之魂！』

管同志唱完了站了起來，他把右手伸出和我們挨次握過了，然後他才坐下。

接着我們的胡同志又唱起黨歌來，我們大家低低的跟着：

『同志們！

打起精神！

前進！前進！

你們是否聽得祖國脆弱的呼聲？

你們是否願那些賊子任意侵凌？

哦！磨！磨！磨快你們的寶刀！

哦！殺！殺！殺盡那些賊種！

豎起我們燦爛的國旗呀

滌盡那上面近百年來所有的污痕！

滌污痕，

那是我們神聖的責任！

那是我們神聖的責任！

大中華神明的子孫，

我親切的同志們，

聯起你們的手兒，

征 鴻

站在一起來，

攢起旗兒，打起精神，

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要教那葬鐘聲裏的古國，

我們要爲她放一線光明！』

唱完了，我們胡同志的淚水也順着他的眼角流下了。雲卿！你聽到我們壯烈的歌音，也許會興起鼓舞呢！

茶房替我們檢清了行李，已經是下午五點多鐘。我們坐了車子一同到船上來。

船是英國公司的，牠是宰割我們中國人血肉的利刀中的一把，牠泊在那寬闊的江心，紅色的烟鹵裏緩緩地噓着黑烟，船尾上得意地飄動的是他們的國旗。我

們可憐的同胞坐着渡船扶老攜幼地只望上擠。

雲卿，你一定要問了：『我們中國自己難道沒有船嗎？』不！有的。說起來，我又不能不歸罪於軍閥了。他們爲了私鬥而動兵，爲了動兵的便利而勒扣船隻。有巨大的軍艦在後面護送的英國日本的商船他敢扣嗎？受累的還不是我們可憐的中國船公同嗎？這樣，他們有船的也不願再送把軍閥老爺去蹂躪了，他們寧可無聊地停泊在外人的軍艦叢裏，寧可受外人無理的要挾，不願再開駛了。唉！可憐中國的航權，幾乎全部操在外人的手裏！軍閥是不是應該殺的？

我們也擠上了船，並且找到了我們預先定好的房子。艙裏橫的直的睡的立的盡是搭客們，刺鼻的「人」氣，刺耳的鼾聲，使人昏迷欲醉了。一切的搭客們似乎也有同感：『快要開頭了吧！』

我同胡同志走到甲板上站着。那裏，的確比較風涼些。月兒圓圓地挂在天

空，江面上佈滿了星星漁火。雲卿！今天應該是月圓的時候嗎？不應該吧！我們的別離會有幾時呢？雲卿！你還記得吧，前次爲欣賞這圓圓的月兒你不是吃得大醉倒在我的懷裏嗎？已經就過去了一月嗎？月兒又到了應該圓滿的時候嗎？唉！我的眼睛的確沒有花，她真的已經圓得不能再圓了。唉！光陰！……

不但是天上有一輪圓圓的明月，就連水裏也有一輪圓圓的明月了。你一定要笑起來，你一定要笑你的照有這樣的蠢。雲卿！不！我太嫉妬她們了，我太羨慕她們了。她們同樣的渾圓，同樣的皎潔，回頭來看看我們！……

小舟在我們身邊陣陣地過去，年輕的舟子昂着頭兒，是望着我們呢？還是望着月兒呢？他們一邊劃着槳，一邊唱着小曲兒，歌聲和着槳聲，和諧幽美極了。當他們的小舟搖到月影邊近的時候，呵，圓圓的月影被掀動的水波兒誘得嬌柔的慍動了。

S埠，我們已經只能看她散在天空裏的紅光了。別了！S埠。別了！文人，雅士，娼妓，教授，官僚們！

我們無言地靠在船欄上，胡同志有時抬頭看着月兒慢慢地穿過密密的雲，有時低下頭來，注視着那漁舟上家人們的團聚和那打在船邊上的浪花的興滅。我，惟有捧着臉，惟有捧着臉，不讓那多情月色映進我的眼簾。唉！雲卿！你現在已經了解了我嗎？你沒有再傷心了吧？對的，對的，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要保重！今夜，你也許獨自個在花園裏躑躅着吧。雲卿！還是進去好，如果浸融在這種景色裏太久，那你一定又要傷心。而且，蘭兒也許正在找他的媽媽呢。

爲着這圓圓的明月，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

記得我們初見面的時候，天空裏也正挂得有這一輪月色。那一回像是你父親

的壽誕吧。那個時候你的父親正是由L縣卸任回來，睽別故鄉十載的你們，回鄉以後又正值父親的壽誕的你們，啊！我永久記得那天鬧熱的情景！

漸漸地到了酒闌人散的時候了，我媽媽和我，恰巧被你母親堅決的留住。你，大概是十歲的人了吧，梳着光光的小辮兒在我母親面前不住地說短話長，蘋果色的雙頰，靈利的眸子，說話時留下來的兩個小酒渦，什麼，什麼，都引得我母親撫着你的臉兒得意的微笑。『如果我有這一樣的一個媳婦兒……』你母親和我母親都笑了，我和你卻臉紅了。

我們很隨便的可以携着手到後花園去玩。因為你的母親愛花和你的父親愛美的原故，所以後花園雖然不大，然而裏面有芳草的亭兒，有架過池面的小橋，尤其是富有嬌艷的花草。

正是一輪皓月當空！園裏的景色都被映得十分幽穆，靜美。秋風把枯黃的樹

葉一片片吹落下來，力弱的寒蟬猶自在樹頭掙扎。你，也許是在地下鬥草鬥厭了吧，也許是有幾分酒意吧，你正同我說着的時候，忽然倒在地上睡起來。啊！當慈祥的月光照在你那玫瑰色的臉上時，雲妹，我情不自禁地抱吻了你一下。你的眼皮雖然仍舊的閉着，可是你嘴角裏終於露出微笑了。

爲了斷續的蟋蟀的叫聲，使你從地下很興奮的爬起來了。你天真地一把抱住了我的腰：

「熙哥！捉蟋蟀好不？」

「好！你去拿燈來。」我笑着答應了你，同時握住了你肥白臂兒。你爲了要去拿燈，很快的就掙脫了。

啊！我永久也忘不了的印象！當我提到一隻「二尾子」的時候，你幾乎喜得跳起來了。雖然那「二尾子」已經只賸一條腿兒，然而我們却小心翼翼地把他放

在「三炮台」的空筒子裏。我找了一根蟋蟀草來，你貼緊着我坐了，頭兒枕在我的臂上，我趁勢就摟住你的腰兒，結果，你到底倒在我的懷裏。蟋蟀草引得那斷腿的「二尾子」不住的狂鳴，你，因為「二尾子」的狂鳴也狂笑了。月兒高高地在窺伺這一對小情人，是羨慕呢，是妬意呢，她偷偷的走到密密的雲幕中去了。

你母親叫方媽來叫了，於是我們携着手進來。

「熙哥！明天再捉一個好不好？」你昂頭望着我圓着眼睛等我回答。

「好！算我的，要十隻不能有九隻半。」

你幾乎喜得流淚了。

在你們家裏一連住了五六天吧！雲妹，那個時候是我生平的一個最光榮最驕傲的時期，我常說我一生像這樣的時期只有三個；結婚後的蜜月；爲祖國去流血犧牲。不過最後的比以前的更要光榮更直得驕傲了吧！

後來，我每年都到S埠去讀書去了，從母親的信裏知道你也進了學堂，並且，你的父親也允許我你的婚姻了。啊！那兩年我是如何的興奮，如何地用功讀書，你大概也會聽見過一兩次關於我屢試第一的消息吧。

正是你十四歲我十六歲的當兒，在暑假期裏我回到家裏來了。雖然酷烈的太陽蒸出多少汗粒，然而我等不及牠乾了就一氣跑到你們家裏來。你母親笑着牽了我的手，你父親也問一些關於學校，S埠，的情形，惟有你，已經不像往昔的天真了。辮兒雖然仍是光光的，但是已經拖得很長了；臉兒雖然仍是蘋果色，但是比從前更豐腴更美麗了。我記得那天，你像是穿着白夏布的上衫吧。你緊緊的貼在你母親的身後，視線不敢直射到我的身上。唉，也許是你健忘把捉蟋蟀的一夜的印象磨滅了！不然，當我很親熱的喊你一聲雲妹的時候，你何以更要退縮到母親的身後，臉部要那樣地紅起來呢？

兩個月的暑假，幾乎全部都消磨在你們家裏。起先，你還怕靠近我的身旁，後來，終於熟識了。雲妹，修竹林中的小步，荷花池畔的清談，那叫我如何能把
他忘掉吧！

正是一輪皓月當空！蚊虫把我趕到涼風習習的修竹林去，修竹林在你們後花園的東角上，無數的竹枝密密地擠着，竹蔭裏闢着一條條的小道兒。月光從枝葉的隙裏鑽過來，被一陣陣的風兒引得輕輕的擺動。我們並排地走到裏邊去，找着一堆山石坐了。我們談起一切問題，雲卿！你還記得嗎？當我告訴你我不久仍舊要到S埠去，你不是眼兒都紅了嗎？接着你又笑着細細地告訴我你父母的私衷：『他們這樣說過：「他們倆口子到恰好是一對呀……」熙哥！怎樣說。』你自己的臉不知爲什麼紅了。我聽得你說的，我就摟着你的頸子狂吻了一回，你只臉紅紅地。

我要求你常常寫信把我，你答應了；我要求你等到園裏花開了的時候，每種都寄一朵或者一瓣把我，你答應了。那個時候，我們簡直是愛神惟一的寵兒！

到S埠去了，在S埠又住了兩年。我們的婚姻在這個時期裏就圓滿地成就了。逢着假期我便想起你來，但是我的母親爲顧惜我不願我長途跋涉。那個時候，我給你的許多信，你當然都收到了。

中學畢了業，帶了幾年心血得來的畢業憑證高高興興地回來。兩年的睽別，你見着我幾乎又有點認生了。

後來，我們的父母爲着希望有一個孫兒，於是我們就結婚了。

正是一輪皓月當空！婚後的一星期我們不是乘黃昏的綺麗到山去小步嗎？雲！大約你還能憶及吧！山下的江裏，那個時候，不是正映着那圓圓的月姊嗎？我們坐在半山裏一小塊草地上，望着那清白的月光在水裏盪漾，望着一些帆

船咿咿啞啞的搖過去了。佛光寺的鐘聲，合着那起伏的虫鳴成一種極悲切的聲調。你忽然傷心了，甚至把頭部伏在我的懷裏哭起來了。唉！雲卿！你担心我們愛的前途將有不幸的變化嗎？也許是對了，只恨我們不生在那國強民富的西洋！

……

好容易你纔恢復你笑容，月兒漸漸西移，蟲聲也更甚了，悲切擅付的鐘聲，仍舊從容地一陣陣送過來。我們緊抱着看那被浪兒打成萬點的月影！

歸來，攜手歸來，一路我們曾低聲唱着柯迺聊時的攜手偕游明月下。我還記得：

攜手偕游明月下！

同看萬葉發奇光，

或有一葉曾書寫，

戀汝心情若許長，
戀汝心情若許長！

攜手偕游明月下！

月光反射出清波，

月光照水卿當喻，

影照於心永不磨，

影照於心永不磨。

攜手偕游明月下！

月光爲汝織金衣，

征 鴻

翱翔浩蕩莊嚴界，

雙影亭亭步履微。

在家裏住了半年，爲着我自己的前途，爲着，爲着家庭，我又到N地去讀書了，

在N地三年我才認識真實的世界，我才了解真實的人生。因爲太愛你了，因爲太愛家了，纔推愛及於社會，及於我們的國！

哦！爲着這一輪明月，引起了我多少回憶！

•

•

•

•

•

胡同志拍拍我的肩頭，醒了我的甜夢。管同志他們也來了。月兒仍舊是映在江心，晚風把水波兒吹得起了更多的縐摺。

我同胡同志先回房來，胡同志也許是感覺疲倦倒在床上就睡熟了。我乘着黃

色燈光寫這封信把你。

我真不應該，我真不應該把這些過去的拿來引起你的傷感！然而，你要知道這些的確是我們生命歷程中值得永久記念的事。你還記得像我這樣清楚嗎？

雲卿！揩乾你的淚吧！你的熙已經平安地向前走了一步了！你禱祝我前途的順利吧！

不要傷心，不要流淚，我的小鳥兒！

你的熙
九月十五日
在船上時正一輪皓月當空

四

我的雲卿：

前三封信你都收到了吧？母親，蘭兒，還有你自己都平安嗎？

在船上除了閒談，和默默地對坐以外，幾乎沒有別的事可做了，他們——同伴的——有的日以繼夜的睡，有的在讀着英雄的故事，我，紊亂的情緒既不容許我安眠，煩悶的心胸又不容許我靜心地讀故事，雲卿！有時我從甲板上走進房來，做什麼？我不覺又提起筆來寫信把你，告訴你在船上的情形了。

海，偉大極了，壯麗極了。這個時候正是風平浪靜的當兒，望去，盡是無涯的潏潏的海水，她是藍綠色滲合而成一種極美麗的色調。當微煦的海風把她們激動時，她們輕輕地互撞產出一些雪花似的浪頭，剎時又消滅了。我們又看到落山的晚陽在海水中溶溶，那個時候，全海面幻着血紅的，淺紅的，紫色的，深綠的……各色美麗的光芒。夜裏，月兒仍舊挂在天空，月光映着波光，無邊的海水與高爽的秋空聯成一片，使我們的眼力望不到盡頭。風起了，水波兒被他一陣陣吹起來，水裏的月兒有時也被她打的粉碎，有時還濺濕了靠着欄杆斜立者的衣履。

深夜，我每每是不能入睡，雖然同船的也許有與我同病的人也在那裏呻吟轉側，然而到底比日中清靜多了，那個時候，我很清晰地聽得『嘩喇嘩喇』的海濤聲，從船窗裏鑽進來的那清明的月色。……

雲卿！我不能再描寫了，實在也沒有文字好再描寫那偉大壯麗的海了。

雖然經過了許多同志的催促，勉強地放下了筆和衣倒在床上。但是，睡神已被煩惱驅走了，疲倦的眼却想勉強地合起來，到底是不可能。好！好！就讓我伴此明月到天明吧！雲卿！這封信只好明天再繼續寫了。

船走四天五夜，今天晚邊就到T埠了。在船上一連幾天都被朋友灌醉了，終日在無知無覺的睡眠中，前次那封沒有寫完的信，到現在仍舊沒有再添上一個字。雲卿！請原諒我。

現在，我們已經平安地到了旅社裏，天色看到看到暗了。消瘦幾多的明月也挂了出來。除了我，其餘的同志都到T地的黨機關去找T地的同志去了。一個人在房間裏徘徊着無聊，於是又記起那封未曾寫完的信。

鋪開紙，正預備告訴你T地的情形。我們的胡同志很匆促地推門進來了。哦！天！他慌張的面部，囁嚅的語言，我知道他一定帶了不好的消息來了。

『老趙，誰也不料有這樣的變化！……』

『什麼？老胡，你慌張得這樣！』

『我們的事全給一個賣黨求榮的狗子破壞了！我們的事全給一個賣黨求榮的狗子破壞了。唉！我的天！我們可憐的祖國……』他跺着腳，他的喉嚨嘶了，他的淚水也沿着他的眼角流下來了。

『哦！什麼事，請你慢慢地告訴我』我握着他的手。

『老趙，別先問吧，快，收拾，我們趕快搬到小一點的客棧裏去吧。全安棧好。……』他什麼也不說了，我也只好同着他收拾行李。

我們正在繁忙中，管同志也推門進來了。仔細地望去，他眼角裏明明還噙着淚珠，他迅速拭去了臉上的汗粒。

『好！預備搬，愈快愈好。是全安棧？』他喘着氣說。

『是的。他們現在怎樣了。』胡同志急急的問。

我們的管同志欲語淚先流了。『咳！老包已被捕去了。老余聽說也被捕了地點正在我們黨部門口。』

『老余也被捕了？』胡同志睜着眼睛。

『我聽見茶館裏人說的是這樣。』

『我的天，我如何才得食那賊子的肉，……你們快收拾吧。我去探聽探聽，

即刻就轉來。』胡同志帶上了草帽貼上了假鬍鬚。

『你即刻回來？不然，可以直到全安棧去。』我說。

『好！好！』他去了。

雲妹！是中國的死運呢？還是我們的疏忽呢？唉！出師未捷身先死，我如何不爲我們的英雄流淚呵！

匆忙地同管同志拾好了行囊，謝了旅社的主人，我們又平安的抵全安棧了。全安棧小得可怕，他是由三進中國舊式的屋子改造成功，房子裏沒有地板，沒有電燈，走進去有一股刺鼻的霉氣。壁上的石灰已被薰得黝黑了。實在，全安棧之所以全安，我們之所以避到那裏，也許是因爲上列的原故。

我們借了一間上房，坐定了。紅着眼邊的茶房把泥醬似的面巾放在熱氣騰騰的面盆裏捧了進來。『先生！要揩面嗎？肚子餓了，外面有新出的果子（油条）

火燒（燒餅）。』他用手指擦着眼皮。

『你去吧。一切都不要。如果等會有人來找我們，叫他到這裏來！』我揮手叫他出去。他答應着去了。

桌上的煤油燈放着死色的黃光，黝黑的壁上映着我們倆個的影子，前面或後面不時送過一些燥耳的笑聲。管同志坐在床上忽然哭起來了。

『老管，到底是一回什麼事情？請你告訴我。』我坐在他的身邊，低低的問。

『你還不知道嗎？今天的事情。』他驚愕的問我。

『不知道，老胡他沒有告訴我。』

『我們的事全被一個叛黨的好賊斷送了，我們一切的計劃，都完了。唉！』他歎着氣。

『請你告訴我吧！快些！』我急於想知道。

他起來紮好了房門，又從窗格子裏向外眺望了一回，然後坐了。

「老趙，我們不幸極了，自從中央執行委員議決大舉起事以後，被指定的同志們都各人就着各人要做事進行。那天，行血誓禮的時候，你還記得嗎？多麼悲壯，多麼嚴肅。苗同志的演說你還記得嗎？多麼沈痛的演說呵！」這是我們結果子的時候了，我們費盡多少的心血，我們耗失了多少可寶貴的光陰，我們爲的是什麼？是不是爲欲使我們垂危的祖國脫離苦海呢？現在是我們結果子的時候了，果子如果結得好，那我們祖國便得救了，果子如果結得壞，那我們數年的心血就全虛費了。同志們，燒沸你滿腔的熱血，磨利你手裏的刺刀，去披斬那些蔓延的荆棘，去喚醒四千年古國的靈魂吧。同志們，斷頭，流血，我們要有不達目的不止的精神！」老趙，當天會場裏不是有些人爲這段講辭痛哭過嗎？當天不是大家都踴躍地咬破自己的手指，把血一滴一滴地灑到那誓文上了嗎？那個時候，誰也對

自己的前途抱樂觀，誰不期望自己是爲國而死的烈士。唉！老趙！誰知道在那個時候那叛黨的賊子竟起了野心，他准備將我們忠貞的同志去換金錢，官位，女人。唉！也許是我們疏忽罷，從來沒有防到他……」管同志氣極了。

「那賊子是誰？老管，讓老子一槍了結他。」我打斷他話頭。唉！雲卿！只要有天良，有感情的人聽到這些很難有不感動的。我終於也陪着哭了。

「是誰？我說起他的名字，我真怕髒了我自己的舌頭。」他握着拳頭咬着牙齒。

「你說吧！他是誰？」

「好！他就是夏風那個忘八蛋的東西！」

「該死！該死！好！夏風！夏風賊子！」我摸出我的手鎗來。「老管！你等一等，我去殺那賊子來！」

「他把手鎗搶了過去。我們倆的手緊緊握着『老趙！別這樣鹵莽，刺他？你知道他現在在那裏，談何容易，慢慢的商量吧。你大約還不知我們P城黨部的情形。……』」

『怎麼了，P城黨部？』

『被抄沒了！我們的黨員幾乎全數被捉了。竹屏，孤萍，不畏等等現在囚在獄裏，聽說已經定期鎗決了。此地的黨部也被抄了，東方，羣力，他們兩人被捕，其餘的幸而聞風逃避了。黨部的屋子他們至今還有偵探在守着，不幸，今天我們四個人分頭去問，老余和老包竟被捕了。』

『你怎麼知道這些？在P城我們自己的軍隊呢？』我問他。

『這些消息都是荷生同志告訴我的，荷生是由P地逃到T地，又親與T地這一回事件的。他等等或者可以到這裏來。……你問起軍隊？他們的長官早已被槍

決好幾個了。」

「這都是夏風幹的事？」

「自然！」

雲卿！我們如何的痛心！事情不敗在敵人的手裏，熱血不濺在敵人的面前，一切一切，都被自己的兄弟手足斷送了。

「老管！我們不要氣餒！」我跳起來。「我們血是流定了的，讓我去，炸碎那S軍閥的骨頭，凌遲那夏風的皮肉。」

「當然！我們應當幹到底。等老胡回來了再議計吧，」他插手在衣袋裏，在屋子裏徘徊。

消瘦的月兒，疏散的星光，在一剎那間都消失了，天空裏寂黑得可怕，窗格上的紙被一陣陣的狂風吹得嘩嘩的響，也許是要下雨了。

果然，無情的雨說着就滴瀝滴瀝地下起來了，她不怕滴碎了離人的心，她不怕滴亂了愁人的情緒！

雲卿，家鄉未見得也在下着雨吧？這連綿的秋雨，還不知道要幾時才得重見光明呢！唉！她似乎徵象我們的前途吧，真的，我們的前途是如何的黯淡呀！

叩門聲使我們的精神清醒了許多，原來老胡已冒雨回來了，同他來的還有荷生。

『事情真的糟了！老余確已被捕了，並且從他們身畔抄出小枚炸彈和手槍！好！也嚇他們一下吧，使他們也知道天之下還有這樣熱烈的青年！不過，我們這裏要加倍小心，不要被他一網打盡，還留着我們的生命做復仇的工作吧。』胡同志說得很激昂，屋子裏的人們都靜悄悄地。

『老胡我們要怎樣設法進行我們的工作，報仇？』管同志恨恨地說。

『那，等會我們再討論。』

我爲着要知道P黨部及T黨部的被封的情形，就同荷生低低的談起來了：

『荷生，我願意你把夏風賊子叛黨的經過從頭到尾地告訴我們！』

『好！自從中央執委會議決了起事，夏風就起了叛黨的意思，在你們走過後二星期他夜裏跑到督軍署去求見S督軍已經是無數次了。我記得正是一個深夜，我們——竹屏，孤萍——正在樓上繕寫一封秘密通令，忽然我們的門響了，竹屏就拖着鞋子去開門，誰知道那就是派來捉我們的呢。我們聽到竹屏的喊聲，孤萍正要燃火把秘件燒掉，誰知道他們已上來了，我的天！我們的同志被捕去了倒還是小事，我們的名單，秘件，都失掉了，那才是我們莫大的損失呢。所以我，當他們上樓來的時候，我就搶了幾本名單從阳台上跑到隣居家裏第二天才逃了出來，後來我一探聽，知道竹屏，不畏，大道，填海一共二十幾個同志都被捕了。軍界的同

志們，因為我拿名單的時候遺漏了，所以他們有些已經被S軍閥秘密鎗斃了的。我費兩天的功夫到各同志處去通知。呵！感謝上帝，他們不但不因為這個打擊而灰心，並且比以前更激昂了。後來，我就到T地來，來的時候，正是夏風鼓動S督軍抄封T黨部的常兒，這一回倒幸而先有了防備，所以只把幾個粗心的同志捕去了，其餘的都還平安。只有我，兩次都逃出來，不能够同諸同志共生死，我現在要在我們的黨旗前謝罪。」他的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我們大家都陪着他流淚。雲卿！你看我們如果不殺夏風，如果不殺S軍閥，我們那裏對得起被難的同志們，我們那裏對得起祖國！

「夏風現在在那裏！」我問荷生。

「他？咳！你莫問起，他現在已經是P省的財政廳長了。燦爛的黃金，嬌柔的美女，這是他賣掉他的朋友，賣掉他的人格所得的代價！」

『我們去殺了他！』

『豈止這樣？』荷生又說了，『S軍閥還定了十月一日起替他設宴賀功三天呢！』

『老胡！我願意死，要把這利刃刺進那賊子的胸膛！』管同志拔出他腰間的刺刀。

雲卿！你聽到上面的消息也許要爲我們悲憤吧！但是，你有六旬的長上，三歲的幼兒，還有那屋宇田園要待經理，你不要太傷神了，留着健強的身體，做你應做的事情。

你現在可以多多地焚香了，請你替我們祈禱，讓我們白的利刃能够刺穿狠毒者的心胸，讓我們痛快地喝着他們的鮮血吧。雲卿！還要請求你，在我們後花園裏那棵老柳枝上，請你挂一面招魂的幌兒，那，也許我的幽魂能够認識自己的家

圍，不致在異鄉漂泊了！

這封信以後，也許我不再寫信把你了。這幾天，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我們要磨刀，擦槍，安置炸彈，我們要準備着離別這污濁的世界，我們要準備騰沸的熱血去爲我四萬萬民衆奔流。雲卿，以後我也許不再寫信把你了。

明天，我們就要到P城去。雲卿，別了，永別了！母親的面前，請你說我已經安抵了P城。

已經是半夜了，爲寫這封信，我不知痛哭過多少回，有時，我恐怕同志們說我太兒女了，又不敢大聲的哭出來，淚珠兒一滴一滴地滴到紙上，手兒戰得不堪，很勉強地才把牠寫完了。雲卿！你看到信紙上的斑痕嗎？雨兒仍舊落不停，可是我的淚兒却已經流盡。在桌上小睡一忽，東方就漸漸的白了。

雲卿！別了！別了！你的熙未完的責任都請你替他担起來，珍重前途！珍重

前途吧！

別哭了，如果人死以後，真有所謂靈魂，你的熙一定要永遠伴着你。

永久紀念你的丈夫吧，永久紀念你英雄的丈夫吧！我愛的小鳥兒！讓我抱吻你。

你的熙最後的絕筆
九月十九日夜
在全安棧

五

親愛的雲卿：

本來，打算不再寫信把你的了。但是我不忍，我不忍你每天流着淚在揣測你丈夫的行踪！唉！愛人兒，好吧，只要我的手還能握筆，我無論如何要報告你關於我們的事情。如果你許久許久沒有接到我的信，那或者是我的手已經是不能握

筆的時候了。

前回那封信你看了一定要哭得很厲害，哦！『絕筆！』太使你胆寒了。雲卿，千萬不要給媽媽知道了，老年人是受不了這重大的刺激的。哦！你那胡桃式的眼球！唉！愛人，是我對不住你，你詛咒你薄情的熙吧！

我們來到P城已經五天了，這五天我們偷偷他去拜訪了那位賣黨賣友的賊人的住宅，我們偷偷地去視察了爲賀功特繫的生花牌樓。只等那一天的來到了，只等十月一日的來到了。雲卿！這幾天，我們長夜跪着頌着黨歌，我們把大杯的酒當燃料去燒沸我們滿腔的血，這個時候，我才看到那燦爛的光明，我才領略人生的真意義！

我們準備幹！我們預備拚着一條不值錢的生命去做罪惡者的仇人。我們要替被壓迫的同胞鳴不平，我們要喚醒我們酣睡中的祖國！使她能够排除她身邊一切

的障礙永遠得到獨立與自由！雲卿！現在我們的手鎗裏已經裝滿了子彈了，我們利刃已經磨得雪亮了，我們的血已經熱得到沸點了。時候到了，你的熙就會被上帝撲在她的懷裏，用她仁慈的手指撫着他的創處。呵！那何等光榮！雲卿！你看。

雨，仍舊下不停。深夜不能入睡的當兒，往往想起了媽媽和你，我覺得我太對不住你們了。記得媽媽流着眼淚告訴我關於父親的事情，我禁不住痛哭了她沒有得到善良的丈夫，而今她又遇到這種不肖的兒子，她的一生將永遠地在灰色中過去了。她從沒拜見過光明，她從沒有摸到過快樂之神的衣角，她流着淚度過了慘淡童年，她流着淚度過了花似青春，於今，又要流着淚度她悲慘的將來了！唉！流淚的人生！也虧她挨過了。雲卿！你大約還不知道這裏面的故事吧：現在借這個機會待我來告訴你。請你和蘭兒設法擦乾她長年流着的眼淚吧。你的

照不能再負這個責任了。唉！其實，說到你自己……

我的媽媽本來是F省的人，因為祖上在H省居官多年的原故就入H省籍了。我的外祖父是一任小小的縣官兒，他情願把心血換來的金銀，全數花在那些無聊的女人身上，懦弱的外祖母除掉氣，除掉哭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所以當我媽媽入世的時候，她老人家就因為長年氣哭的原故與世長辭了。我的媽媽太不幸了，降生後半日就做了無母的孤兒。唉！無母的孤兒，她應該歷盡人世間多少離奇的艱苦！然而這似乎恰巧給外祖父一個無上的機會，外祖母死後的兩日，我們的新外祖母就進門了。她是一個從良的土娼，憑着她的媚，憑着她的經驗，居然得到一般人「新人勝舊人」的好感。可憐！我媽媽在她毒辣手腕下過了黃金似的童年。現在她說起來還眼淚汪汪地！後來，她老人家到我們家來了。許多人替她祝福，為着她能夠得到這樣一個好的丈夫。她自己也承認結婚後的一月是她一生比

較最快樂的時節。然而，我父親不是自私的人，他看了中國這樣地糟糕，滿奴又那樣地肆虐，忍無可忍了。於是在蜜月後就掙脫了愛人的懷抱到國內外奔走革命去了。唉！我的媽媽就撫養着我守着我父親又度過了花似的青春，一直等到我六歲的那一年，才聽到我父親爲製造炸彈被捕槍決了的消息。她老人家的夢都醒了，她惟一的希望就是我了，她竭她所有的心力把我培植起來，一直到她老人家青青地黑髮變成花白。但是，但是，不又是一個夢嗎？不又是一個夢嗎？唉！雲卿！我寫到這裏不由得我不痛哭。我萬分對不住我可憐的媽媽，我萬分對不住可憐的你。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我對得住的只有泉下的父親了。

老胡從外面回來，他告訴我關於竹屏，孤萍還有從丁埠解來的老余和老包等二十四同志在十月一日宣佈死刑的消息。我們相抱痛哭，這封信我也再沒心思往下寫了。

不要太傷心，至愛的。

你的熙 九日廿五日晚上

六

至愛的雲卿：

我記得我一連寫了五封信把你了。爲着寫這些信我不知哭過幾回，也不知被同志們笑過多少次！然而我終於寫成功送往郵箱裏了，由一封而至五封！

今天是九月最後的一天，從街上逛了一個圈子回來，又記得要寫信把你了。

雲卿，這的確是最後的一封信了。你的熙這時候還是世間的人，等到你讀到我這封信的時候，也許已經成爲地下的鬼了。不要哭，我不是早已告訴了你這是必然的事實嗎？說一句頑笑話：與其活着看着看着自己的祖國就於死亡，倒不如早到

地下去做鬼。何況還能於國家有點幫助呢。雲妹！你以爲是吧！

到這個時候我反而不想哭了，我們的淚已經爲我們被難的同志，爲我們祖國哭乾了。恕我！至愛的雲。現在我能獻給你的只是一顆赤心。

我很想乾脆地告訴你我們這次野戰的計劃，但是我又怕你嚇了。好！好！還是讓我來說一說吧。錯過了這機會，也許不會再有機會了，除非在夢中……

我們野戰的目的在刺殺S督軍和夏風賊子，同時想救出我們被難的同志們。

十月一日的夜間，這一幕偉大的戲劇就要在暮氣沈沈的P城開演了。那一天，殷紅的血也許要把灰色的P城染得通紅，那一天，乾脆的炸彈手槍聲也許能够把昏睡的人們振醒。雲妹！總說一句吧：那一天以後，天之下有我們就沒有他們，他們不流血我們就得流血。

今天早上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們就起來行宣誓禮。老胡，老管，荷生，

我，還有P黨部自願獻身的五個同志們都到了。老胡低低把誓約讀了，大家跪在地板上靜默了半點鐘，然後大家把手指咬破了，把鮮紅的血一滴一滴地滴到酒壺裏，分着飲了，胡同志唱過了黨歌，把計劃宣布出來。器械也由各人藏到腰間了。大家飲酒，談心，嬉笑，說到爽心的夏風，說到禍民害民的S軍閥，大家都恨極了！說到垂危的祖國，說到我們被難的同志們，大家又痛哭起來。

我們住的房子是特意租的一座小小洋房，距離S督軍的住宅不遠，牠的前後都是花園，我們的工作很難被人知道，明天，這裏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我們的偵探荷生同志，他每天都化裝老年乞丐到各處去探聽。雲卿！你也願意知道夏風的近況嗎？

夏風現在不單是P省的財政廳長了，他還兼任了督軍公署裏的總秘書，S督軍爲酬謝他的功績，甚至於把最愛的姬妾蔡香田賜把他了。但是他現在自己也知

道自己的行爲將要爲各同志所不容，所以他這晌一味死守在衛護重重的督署裏。雲妹！死守在衛護重重的督署，就可以平安地度過嗎？刀槍只能阻攔我們的肉體，不靠近他的身旁，他能够阻止我們的靈魂不去找他的喉頸嗎？雲卿！我們一點也不畏懼，刀，槍，衛士我們一點也不覺得畏懼，我們所恃的是我們的正大的精神和騰沸的熱血。

我們寧可以犧牲一切，我們寧可以使S軍閥暫時還能苟安，但是我們決不容許賣黨的賊人，能安生地享受。這是我們大家議決的。真的，如果我們喝不到夏風的血，我們胸中的烈火如何能够熄滅呢？

生花牌樓經過紮工在雨中的勞力終於落成了。呵！多麼壯麗呀！那上面綴着五光十色的鮮花，松枝襯得滿滿地。正中間用五彩的電燈泡紮成「功在國家」四個字。牌樓下面有一塊新立的碑石，那是S軍閥用以紀念夏風的功績的。明天我

們二十四個被捕的同志們的血將灑在這上面了。其實，如果是不幸，我們的血還不是要灑在這個東西的上面嗎？

牌樓的後面，是特建的一座賀功台，上面也是紮滿了鮮花，夏風的肖像高高地挂在上面。明天晚上他們就要開他們的賀功宴了，夏風賊子的賣黨功勳也將爲盲目的民衆萬口傳誦了。唉！他們不知道現在還有我們，他們不知道還有我們要把他們的一切銷毀得乾淨！

我們的責任已經分配定了：胡同志帶着二個人去炸毀那生花的牌樓；我同管同志去殺S軍閥和夏風賊子，荷生帶了其他三個同志去毀滅S軍閥的家庭。一切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時候的來到。

也許夏風知道我們了，有一次，管同志說當他回來的時候有一個鬼鬼祟祟地人跟着他。但是，雲卿，我們怕什麼？什麼東西值得我們怕？

今天天氣忽然轉晴，在淫雨連綿中的人們都感覺得一番新氣象，這個，也許徵象我們的前途吧，我們這樣地祈禱着。

今天晚上還有許多事要預備，化裝用品還沒有買全，槍兒還要擦，而且胡同志他們已經回來了。雲卿，你的丈夫最後的手筆就止在這裏了。別了！至愛的雲卿！別了！至愛的媽媽！

記得把招魂幡挂在後園的柳枝上。

你的熙 九月三十日舉事前一日絕筆

七

至愛的雲卿：

前一封信方纔送到郵筒裏，我又想起了我們家庭以後度日的情形，我又不得

不寫這封信把你。這個時候已經是深夜了，同志有的睡得很沈熟，有的在床上轉側不安，我一個人坐在電燈光下埋頭寫着，其實我的頭部已經痛得幾乎要裂開了。

我真不放心，你的哭聲一定要引起媽媽的注意，而且自己會哭出許多病來的。雲卿，以後什麼都要靠你了，老母親的侍奉，蘭兒的教育，田地房屋的經營，沒有健康的身體精神，能够支持嗎？你是愛你的熙的，你必定有以慰我地下之魂。

我的意思，我們南莊的幾畝田可以托人把他賣了，把得來的代價再到何村去買一所住房。我們家裏就可以搬到那裏去住了，何村山明水秀比我們現在住的地方好得多，我們可以養雞，可以養豬，有菜園的時候，自己可以種菜。家裏可以請一個年老的長工，帮你料理外面的事務。

蘭兒千萬要把他送進學堂，可以劃田地的一部份供給他的學費。前回你說你

自己好像又有孕了，如果是事實，那你更應該保重呀。將來生下不論是男的或女的，都要請你不忘記把他們送進學校。

媽媽年紀老了，而且又多病，雲卿，請你細心地侍奉她，手中充裕，收成豐富的時候，可以暗地裏替她老人家預備後事，棺木，存在萬壽庵裏的還有一口，那是我父親在世就已經買好了的。

雲卿！你，我現在要爲你着想了。唉！雲卿！我最後明白地宣告吧，你的行動可以絕對地自由。這封信你可以留下來，誰人干涉你，你就拿把他看。唉！雲卿，這不是你的問題，這是我太對不住你了。什麼我都能容恕你，

親戚們有些儘可以不必往來，家裏總不要過於囂張了。尤其是在最近兩年，更應該不稍露聲氣，因爲我的事，也許能夠把你們牽累了。我不願意遭逢到這些無謂的犧牲。

我的書房裏靠東邊的書櫥裏有我父親的遺書二十三封，遺稿三部，我自己的稿子兩部，請你把牠好好地收檢起來，將來蘭兒成立了，叫他看看也使他能够了解他的父親和祖父。能夠有餘錢的時候，希望把牠印出來。

我寫給你的信你都燒掉了嗎？我知道你一定要當寶貝似的留着的。好，你就留着吧，本來我根本就沒有給你留下一樣東西。

要說的多了，因為心跳得太厲害，往往不但找不着要寫的東西，反而添了不少的悲哀的情緒。我的頭部更痛了。雲卿！告別了。一切都付託給你了，祝你永遠健康快樂。

夜色黑得可怕，靜得可怕，間或傳來一陣陣的犬吠聲。

至愛的小鳥兒，我的靈魂將永遠地繞着你。

你的熙 九月卅日半晚

八

雲卿吾妹：

唉！誰知道！誰知道天也忌嫉我們的成功哩！唉！又誰知道我現在還能坐在這黑暗的監獄裏握着筆寫這封把你呢！雲妹！我們的事又全敗了！我們的生命算是無謂地犧牲掉了。天！我永遠詛咒你這盲目無情的東西！

我們到這裏來，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昨天提審了一堂，夏風賊子已經賄通審判官宣布我們的死刑了。唉！你應該恭祝我們的勝利，因為被仇人殺掉的光榮並不減於殺掉仇人呀！他殺，他能夠殺我們這幾個人，但是他能夠殺盡我們散居四處的數十萬同志嗎？他能夠殺盡被我們熱血所激起的四萬萬同胞嗎？他能殺盡我們的子孫嗎？雲妹，我們勝利了。

今天，好容易，費了多少氣力和金錢，才向牢頭借得了一支筆和幾張信紙，趁着天還沒有全黑，伏在地上寫着，雲卿，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們為什麼跑到這裏來。

前天晚上我把信寫好之後我就睡了，在床上轉側了好些時，到天快亮了才安生地入夢。誰知道我正睡得好的時候，同志們都起來了正在收拾各人應用的東西，嘩嘩的聲息又把我吵醒了。起來，帶着一雙無神的眼睛起來。披看衣預備把昨夜的信送去發了。剛才走出大門，我彷彿看見有許多歪戴着小帽的在我們門口巡邏。唉！誰知道等到我從郵局裏回來的時候，我們的住屋已經為許多巡警所佔領呢。

『這裏又來一個！』在這聲音裏我就被捉了，我身旁的鎗彈都被他們搜去了。

我兩手被枷着隨他們到裏面來，唉！我們房間裏已經零亂得不堪了：書籍，衣服，用具散在地上這裏一堆那裏一堆，盛炸彈的箱子也打開在地上了。我知道我們的事情失敗了，功虧一簣地失敗了。我的眼淚不知為什麼自然而然地流下來。

他們把我推到後邊小房子裏去，呵！天。那裏站着的不是老胡老管……他們嗎？他們手裏都帶了鐵鎚，看守的警士們把手鎗向他們指着。老胡閉着眼抬頭向着天，老管幾次跑上來用脚尖踢着警士，每次都被警士們的木棍敲退了，然而他仍不停地罵着。

我進來了，全屋子裏的注意都集中在我身上。老管停住他的咒罵反身來問我：

『唉！你怎麼也來了？』

『來了！好，我們死在一起吧。』老胡閉着的眼睛忽然睜開了，望着我。

哦！雲卿！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時候？！我們的事業竟是這樣地結束了嗎？喪心的賊竟能夠平安地生於天地間嗎？唉！我焉能不詛咒那冥冥中的主宰呢？

老管因為我來了，格外向看守者罵得厲害，可憐他的踝骨已被那警士的木棍打青了。當我被迫走近他們的時候，他急忙跑來捉住我的手兒，「老趙！我們完了！今後的世界只是好人賊子的世界了。正氣淪亡了，公理泯滅了。……好！你這些狗東西，你們不是人，你們沒有靈性，走狗！看老子踢斷你的腳跟。」他轉過臉去看見那青衣白帽的警士們斜着眼睛看着我們，怒了，氣冲冲跑上前去用腳尖去踢他們。老胡只搖搖頭把眼睛閉上了。

唉！我們勇敢的同志終於吃苦了，他的腳還沒有踢出去，他們——警士們——的木棍已先搞着他的踝骨了，他倒在地上呻吟着。唉！這種侮辱我能忍受嗎？等我

跑上前去的時候，我自己也被他們打倒在地上了。

老胡同其他兩個人把我們攙起來，勉強走了幾步踝骨好像斷了似的不能再走了。老管的面目鐵青，我自己揣摩，我的面目也許同他一個樣地難看吧。雲卿！這是我們未入獄前所受的侮辱，我忘記不了的，我忘記不了的！

老胡流着淚撫着我們的傷處，爲着有他的熱淚，我們的傷也漸漸地復原了。他沙聲誰：『留着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力氣，等着見那夏風賊子吧。他們，大力壓迫下的他們，也不是同樣地可憐嗎？我們的頭顱，我們的熱血，早就許把黨國了，現在是時候了，我們既不能手刃他，也須留着我們的喉嚨痛痛快快地罵他一頓吧。』胡同志說完了，他的手仍不住地在我們踝骨上揉着，老管的面色已經轉過來了。

『這是上帝的恩惠！我們能夠這樣地死去，的確是我們莫大的光榮。』老管

淚聲俱下地說着。

得 滿

七八

『這時候我的心境完全平復了，我只祈禱着我們能夠見得着我們的仇人，我只祈禱着求死神早早地來到。』

屋子裏寂靜了，外面傳來一陣陣的翻箱倒籠聲。太陽漸漸地走到當中，已經是十點多鐘了。

我問老胡關於這次事件的始末，他們也不知道爲什麼。但是被捕的人中獨沒有荷生，也許他又做了第三次的脫網者吧。

『荷生呢？』我問着。

『誰知道。你沒有遇見他嗎？』老管回答我。

『他今天很早就出去了。』老胡閉着的眼睛張了開來。『我想他總不至如此吧……』

老胡話還沒有話完，從前房裏走來一個警官。指揮刀在地上拖得銀銀地響，他的後面還跟着一個矮小肥短穿便服的人。

「就是這幾個？」警官遙指我們。

「是的。請你負責，這是要犯。」肥短的人回答，他似乎很輕視我們，一味閉着嘴冷笑。「他們陰謀造反，陰謀刺我們的大帥呢。這是要犯中的要犯。」

「當然負責，明天解上去呢？還是今天？」警官他說着又望了我們一眼。

「不一定。明天，今天。」

「好。」警官點着頭。他回頭對看守我們的警士說：「帶走！」

我們隨着他們出來了。囚車由我們的門首駛上了大街，看熱鬧的人們仍舊遙遙地指着我們談論。汽車一會兒就離得遠了。

我們一點也不憂傷，我們除掉替賣黨賣友的賊人可憐以外，我們心裏沒有一

點芥蒂。胡同志在囚車裏低低哼着：『誰說賊人的巢穴，不是英雄的死所。』我們興奮極了，老管把手上的鐐弄得一片聲響。

護送我們的警士們同我們談起話來。

『先生，你們貴處是那裏？』他們中的一個問。

『我們？有的是S省的，有的是N省的。您呢，總爺？』我們的胡同志回答非常地平和，警士們高興極了。原來護送我們的，並不是以前用木棍打我們的人，他們的確比較和善點。

『我們都是本地人。先生們，你們這次事情真糟得有個程度呀！前回，也是我解去的，共二十四個人，聽說他們現在已經是沒有法子了一唉！』年紀老的一個搶着回答我們，他頭兒輕輕地搖着，末了他還嘆了一口長氣。

汽車駛得很慢，走了十分鐘還沒有走得牠要走的三分之一的路程。於是我們

就同那年老的警士深談了。我們知道了我們將來應該經過的一些事情。哦！我們不應該感謝那年高的長者嗎？

汽車到了，下來，就進了所謂牢房。雲卿，我知道你一定要替我擔憂，你爲這樣黑暗，污穢，潮濕的房屋是你的熙暫居片刻的地方嗎？不，不，你的熙久已就厭倦那些高堂大廈豐食錦衣，這樣的地方真是求之不得的了，雲！你放心吧。

同房的除了我新來的八個人以外，還有兩個頭髮長得兩寸多長的囚犯捲縮在漆黑的牆角裏，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把兩對白眼望着我們：『哦！又來學生了！』

這個地方本來是臨時拘留所，據老警士告訴我們，這裏不過是我們暫住的地方，將來是要解到軍法處去的，軍法處審問過了，就要解到模範監獄去了。

真的，老警士所說的都證驗了。我現在還在模範監獄裏伏着寫信呢。

到這裏——模範監獄——來是昨天的事。昨天下午三四點的當兒我們就被解到軍法處來，當時審判官就坐堂提審我們了。

我們走進了一間小小的房，這就是我們受審的地方了。房的中間擺着一張條桌兒，桌子上面擺着一些籤，文房四寶之類，桌子的後面有挂着淡青華絲葛的帳子的床鋪，床上的被褥是零亂的，一對鴛鴦枕並頭擺着，也許這位審判官是剛才從姨太太懷裏爬出來的。他——審判官——年紀約模有三十五歲了。下頰寬寬地，面色油黃黃地，鼻凹裏蓄着一撮鬍鬚，他坐在桌子的正中，旁邊坐着一個面黃肌瘦的書記，兩邊站着一些駝背的衛兵們。腐敗的法庭，雲妹，你見到也許忍不住笑吧。

『是你們嗎？謀炸大帥案中的要犯。』審判官嘴唇開始張動了，露出一口黃近於黑的牙齒。

『是的。是的。一點也不錯！』管同志回答得很快。『憑你怎樣辦，只要你們替我把夏風賊子找得來。』

『哽！』他摸着鼻凹裏鬍鬚，又繼續的問：『你們同黨幾人？還有的住在那裏，從實替我招來。』

『同黨就是我們幾人，如果你們定要問得詳細，那末，全國的同胞盡是我們的同黨，只除掉你們。』

『泥帳東西！』審判官的眼皮拼命睜大着，呆着臉兒望着我們的管同志。『再亂說，小心你的腿，這裏不比別的地方，是軍法處！』

『軍法處？小心我的腿？好不要臉的東西！老子怕什麼，死且不怕。就是你們的狗大帥在這裏看我罵個樣子把你看，何況你，小走狗！』老管痛快的罵了一頓，書記，衛士們都聽呆了。他們中間有一個暗暗地點了點頭。我們的胡同志又

把眼睛閉上了。

『拖下去！打……四十！』他急得臉都變色了，揮着手喊他身旁的兩個護兵。他們拖着管同志出去了。

唉！雲卿！我們的管同志又受苦了。從院子裏傳來的一陣陣鞭笞聲，夾着他的怒罵聲，我們聽到的人，心裏如何地難過，我同老胡禁不住淚下沾襟了。

怒罵聲漸漸低弱了，以至於聽不見了。執刑的護兵走進房來，打了一個千兒回報說『回大人，打過了，他，已經昏過去了。請示。』

『好。把他先送回去。』他望了我們一望。

聽說老管昏過去了，我們的熱淚自然而然地流了又流。我情不自禁了，我忍無可忍了，我一個箭步想跑到門外去看看可憐的他。

『跑到那裏去？』審判官臉色又鐵青了，兩個護兵趕上前把我拖了轉來。『我

問你，你們同黨的有好多？誰人主使你們做這一次事情的？」他厲聲地對我說。

『老實地告訴你們：我們的同黨遍天下都滿佈着。主使我們的是我們自己的良心，我們的良心不忍見燦爛的祖國就這樣斷送在你們手中，她叫我們起來執行我們的職權。』我說了這些，我的淚也不知流了多少。

『你又說這些？不許你。』他的面孔沒有一分鐘是和藹的。『你姓什麼？』他轉移目光到我們那雙目緊閉的胡同志身上。

『姓胡。』胡同志的眼睛張了又閉。

『他們呢？』

『他姓趙，他姓王，他姓朱，他姓馬，他姓何，他姓白。』胡同志的眼睛張了又閉。

『剛才挨打的呢？』

『他姓管。』他的眼睛張了又閉。

『你的眼睛爲什麼不能張開來？我同你說話。』他又動火了，因爲老胡的眼睛張了又閉的不應該。『你們的同黨……』

『請你不要問那些，要問那些你去問你們的夏廳長好了。至於什麼人主使我們的，那話，我們也得要見着你們的夏廳長才肯說。』老胡用極柔弱的腔調說了這些，他的眼睛張了又閉，閉了又張。

審判官無可奈何了。他站了起來，板着面孔說着：『好，說也由你們，不說也由你們，總而言之，你們已經是人贓並獲罪無可逃了。等着死神的降臨吧。』

『最好是請你不用麻煩了，一切都是事實。我們的頸子已經伸得長而又長，只待你們的高興了。但是千萬望你轉告你們的夏廳長一聲，說我們正在等着他的施刑的命令呢。』胡同志說又閉上了眼皮，他立着像一尊大理石像。

『好利嘴。』他只說了這句就宣告退堂了。『把他們帶下去。』四個護兵把我們送了出來。

我們又上了囚車，不久就到這裏來了。

老管遍身都是傷痕，當我們來的時候，他幾乎連轉側都不能夠了。唉！我們的英雄。

雲卿，監獄的生活是如河地有意義呵！

我們住的房間是西監「玄字第十號」，那裏在我們未來之前就先有了六個人，床鋪一排排用木板釘好了的。地上並沒有拘留所那樣潮濕，牆上也沒有拘留所那樣脆癢，壁上還嵌着兩個小窗，窗上面豎着大指般粗的鐵棍。

『你們從那裏來的？』先在這裏面的六個人中的一個這樣問我們，他像是一個商人。

『我們剛從軍法處來』白同志回答他。

『犯的什麼案？』

『謀炸大帥！』

『呵！』他似乎有點驚奇了。『然則你們是革命黨了，好大膽子呵！』

『我們胆子並不大，不過這是受良心的驅遣，使我們不得不犧牲一切來幹這件事情罷了。』

『前回也是捕到了你們的同黨二十二個人。——是你們同黨吧。不是也曾這裏住過一宿，然後才搬到東監裏去的嗎？』他說了望着其他的一個人。

『是的。說起來又可憐，又可佩呀。他們進來什麼都承認了，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繃過眉頭，真是英雄，真捨得犧牲。』說話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囚犯。

『呵！他們現在到那裡去了？』我趕上前去問他們。

『他們已經搬到東監裏去了。聽說，就是今天就拿去祭碑……』年輕的說。
『你方才沒有聽到王老四說嗎？說慶功會因爲出了亂子要展期呢。總而言之，他們死期快了慶功會開幕的一天，就是他們流血的一天。』犯罪的商人打斷了人家的話又呆呆地望着我們。

『呵！原來如此！』老胡苦笑了一聲。『我請問你一聲，我們如果要見他們，常用什麼法子呢？』

『那除非設法買通牢頭。你們今天已經過了堂嗎？』年紀輕的囚犯說

『是的，已經問過一堂了。』

『結果呢？』

『我們全承認了。』

『呀！你們完全承認了？不得了呀。你們爲什麼不抵賴抵賴呢。俗語說的

好：「寧現堂上死，勿願堂下亡」。你們爲什麼不設法圖賴呢？受刑了吧？」商人嚇得舌子都收不進去了。

「我們爲什麼要抵賴？我們並沒有做錯事情。替天行道，替人民除暴，難道是錯的事情嗎？先生！我們早就把頭顱熱血許給國家了。死，在我們算是一件極普通的事情，沒有死的決心，如何肯來做這種事業，不犧牲許多頭顱，熱血，怎能激起許多夢酣的民衆，又用什麼去灌溉我們將枯萎的國家生命之花呢？所以我們現在不惜乎死，我們只祈禱着死後我們的同胞手足大家醒來做救祖國的工夫，那我們就無恨了。我們不因病而死在床上，却因救國救民而死在仇人的手裏，值得的事，值得的事，用不着再圖抵賴了。」我說了。商人的臉上露着悲慘的表情，年輕的和其他四個都默默地點頭。屋子裏寂靜了一會。雲妹！誰說中國人是麻木不仁的？其實，不過缺少人領導罷了。我又同他們說了這些：「我們死了以

後，就全靠你們了，你們有一朝脫離此處的時候，望你們把我們死的消息播散到人間，叫他們也知道我們是爲什而死的。我們是爲他們爭自由謀幸福而死，我們是爲他們鋤暴除奸而死。朋友們！你們要竭誠地愛你們的國家，你們要竭力謀你們的國家的福利，那才算對得起我們？』我的淚隨着一顆顆地湧出了，他們默默無言，似乎很感動罷。雲妹！我不想在這個地方還找到幾個真男兒，還找到了幾個真同志。他們同夏風比起來，夏風真得羞死了。

天色看着看着晚了，光線成紅色的電燈在屋角子裏亮起來，把全屋子弄得模糊地。隨着我們又各人帶着泥碗和篾筷，跟着他們把夜飯用了來，因爲我們都很快樂，所以，米雖然那樣粗籴，菜雖然那樣無味，然而因爲肚皮的需要，每人都裝滿了回來。老管他仍舊不能轉側，飯也不容易進口。

『先生，可以叫人去買點點心把他吃。』年輕的囚犯走過來和我說。

『什麼人去買呢？』

『有，有。小狗子，來呀。』他喊着，又對我說『你先生不知道，我們窮人在監獄裏如果有幾個錢，那的確比家裏要好過些呢。你老看，不愁穿，不愁吃，每天做過工回來，把工錢一部份公請一個小孩子雜使，在家裏那裏能這樣？』

小狗子站在鐵欄外面了，他是一個年約十一二歲的小孩兒，他低低地問着『做什麼呀？』

我把買東西的意思告訴他，並且多把幾個銅子給他，他跳躍着去了。

他不久仍舊跳躍回來，手裏帶了幾個花捲和油燴。後來我們又叫他去弄些開水來，勉強地喂把我們的管同志吃了。

坐着無事又談起種種問題。原來那個商人姓羅，他是因為使行假鈔票被捕的。據他說他是絕對冤枉，完全是受人陷害的。他來這裏將近半年了。他說的時

候幾乎流下淚來。那個年輕是因為工潮被捕的，她姓皮，來這裏已經是一年了，其他的四個有兩個是同姓皮的一道來的，有兩個是因為偷竊，新近才被拘進來。

我們大家坐着閑談。

典獄長來點名了。他問到我們，什麼也沒說搖了搖頭，嘆一口氣過去了，從他這種表情裏，我們知道他一定帶了有不好的消息到來。等到他出去再經過他們這裏的時候，我趕着問他。

『典獄長！關於我們的事情怎樣了？』

他的眉頭繃起來了：『不要急，等着罷。唉！』他只回答這一句就走了。雲妹，什麼值得我們猜疑呢？至多是死罷，死，我們又何所懼。

已經是安寢的時候了，紅色的電燈熄了下來，同房的又叫我們爬上了木床，據說巡查一會就要來了。

不久，果然從鐵欄外面射進一道電光，因為我們這裏無懈可擊，隨着就移往別處去了。

靜夜多麼難過呀！窗外黑漆地天空，小院裏唧噪地秋虫，送給不眠人多少憂思和煩惱！這個時候你也許在黑漆的後花園裏跪着替我祈禱吧？你以你的照這時候正在衝鋒殺賊滿身都被鮮血染紅了吧。誰知道此刻我正被囚在這裏，手上僅染滿了臭虫的汚血呢！唉！說來也慚愧。

夜終於過去了，小窗子裏射進白光來。

今天早上起來，老管的傷勢因為經過一夜的靜養，比較昨天要好些了。小狗子又同我們買了許多早點進來。

我們同牢頭商量了好久，並且送了他十塊大洋，請他替我們找一個機會同上

次二十二個被捕的同志見面一次，他答應了。叫我們在吃過中飯以後一個一個地跟他去看他們，但是每人只准耽擱五分鐘。

時候到了，我們挨次到了東監，挨次見了我們的同志。我們把自己的經歷互相訴說了，末了，我們大家握着手低低唱着黨歌，竹屏閉上了眼睛說：『我們已經得了無上的勝利，我們已經得了無上的光榮！我們肉體雖然死了，然而我的精神是死不了的，爲着我們死了的肉體，爲着我們死不了的精神，將激起壯濶的波浪，我們的國家也將開放無窮的燦爛之花朵。』我們隨着灑淚別離了。現在想起竹屏同志慘白的面容，悲沈的音調，我的淚自然而然的流下了。

寫得太多了，整整地寫了我三個鐘頭。好，待命運的裁判吧。你不要爲我擔憂，珍重自己。讓我抱吻你，親愛的妻兒。

你的熙於模範監獄。十月，二日下午。

九

雲卿愛姊。

我們在監獄裏又平安地度過了一天，現在又有得功夫寫信了。

昨天到今天，簡直沒有提我們過堂。我們要見那夏風賊子，恐怕也是無望了。

早上，小獅子替我們買了早點心來，他那蒼黃的小臉上新添了一些張慌憐惜的成分。

「趙先生，我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吧。本月初五日我們的大帥要大開慶功宴要赦放許多囚人呢。聽說那塊石碑還要用許多人的血去祭，東監裏的二十二位都在數呀。」

『哦！……你還聽到別的沒有？』

『再沒有……不過說是還不止東監裏那些人呢！』

雲妹、小狗子說得很明白了，初五的一天也許就是我們與世長辭的一天了。看哪！上帝已經解開了他的聖衣，張開了他慈祥的臂膀歡迎我們到他的懷裏去了。你，或者蘭兒將來如果有機會到P城來的時候，記得，記得，到那斑斑血漬的石碑前來憑弔一回，但是切莫流淚，就流淚也莫灑上那石碑，牠接受了我們的血，還能承受你們的淚嗎？總有一天，我們的弟兄們的我們的子孫們，要把牠打得粉碎的。

牢頭回來了，我們跑去問他關於初五日的事情，應該感謝他，他很直率地把一切內幕都告訴我們了。他說：

『本來，慶功宴是在十月一號開的，現在改到五號了。在三十的夜晚，大帥

那裏突然來了一個殘廢的老頭兒，……有人說是假裝的，他把十月一日有人要刦法場刺大帥和夏廳長的事情，和盤托出地告訴大帥了，我們大帥聽了感激得不得了，一面請那殘廢老先生到自己家裏，一面就派人到那個老頭所說的那匪人的住處去捉拿，結果就把你們捉來了。……』

『請問，那個老頭子那天晚上就住到你們大帥家裏去了嗎？』老胡問他。

『沒有，沒有，那個老頭子聽說馬上就辭了大帥出來，大帥送了他一枚徽章，可以自由進出呢。昨天有人說，說他在一號的晚上就搬到大帥府去了。這兩天連我們的長官都沒看見他呢。我們大帥這晌高興得厲害，聽說初五裏還要大開慶功宴與民同樂三天呢。但是……』

『但是什麼？』

『但是他不應該這樣太殘忍了，在那一天他們還要拿若干人的血去祭那塊石

碑呢！唉！」

『你不要嘆氣吧！這一點點小事你就值得這樣嘆氣。那，你如果看見他們驅幾十萬人上屠場，把幾百萬人做牛馬，那你不要氣得自殺嗎？』

我們不免不了。雲卿，死，我們無法可免了。你聽那真誠的牢頭的話吧：

『東監裏的二十二個是不成問題的，聽說還有幾個，現在還沒有公布呢。』

呵！牢頭他以爲我們是畏死者，我們死的消息說到了他的嘴唇邊又收回去了。牢頭，牢頭，請放心吧，把槍口對着我們的胸膛，把白刃指着我們的頸項，你看我們臉色改變了嗎？沒有這種決心，沒有這種膽量，不肯流血，不肯斷頭，我們那裏肯來，並且又那裏能來！

雲卿，死定了，希望全絕了，爲我可憐的祖國，爲我水深火熱中的同胞！

牢頭走了，我們談起話來。最使我們懷疑的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個告密的老頭

子。

『老頭子是誰呢？』老白低下的頭忽然抬起來問老胡。

『誰知道？』老胡也許知道了，他在微笑中回答。

『也許是他吧？荷生。』白同志猜想着。

『不要疑到那些！總而言之，只怪我們命運好了，軍閥賊子能够多苟留幾天，我們的事業，敗在內奸的手裏，那完全是命運支配的事。』老胡說着笑了。其實他何嘗願意笑，不笑，哭嗎？唉！你看眼角淚光瑩瑩地！

哭呢？笑呢？糊塗中我們的黑夜又來了。從小鐵窗裏望去，成陣的鴻雁在天空裏匆忙的黑雲四周抄合起來了，牠們奮勇地向光明的那一面飛去，遠，遠，牠們終於在遠處消失了。剎時，黑暗據有了全空，可憐的雁兒，是否已經到說光明的地域呢！！

秋虫在階石裏互相唱合起來了。把我素絲似的情緒，更外挑亂了。然而牠們却以爲這是美妙的音樂，這是人們最願意聽到的聲音，於是牠們儘情地引誘了，儘情的獻媚了。牠們不知道這裏是我們，不然，牠一定要送給我們一點同情，唱一支別樣的曲子吧！

往事那堪回首！抱着脚坐在地上又憶起了多少舊情。……

唉！還是不提起吧。天已經黑了，燈還沒有到亮的時候，並且再看不見寫了。

罷了，罷了！雲卿。

媽媽怎樣了？我爲她老人家祝福。

你的熙 十月三日晚在獄。

十

親愛的雲卿：

哭呢？笑呢？我們又糊裏糊塗度過了一天，今天已經是初五了，今天已經是時候了。

今天已經是初五了，現在，我還能握着筆寫字，等一會，也許……

早上起來，天氣加倍地清新，血似的太陽從東邊漸漸地移上來，把清晨映得如何地美麗。人們也特別起來得早了。

昨天，同志們整天地寫遺書，有的寫給朋友，有的寫給家庭，我們的胡同志還寫了一封法文信給那多情的法蘭西少女。只有我，默默地坐着，本來想寫封信給你的，但是終於沒有勇氣。可憐那幾個同房的也不知爲我們嘆過多少回，爲我

們哭過多少回。

守衛的警士們今天都穿了乾淨的制服，胸襟上扣着一朵紅花，是「紀念」的意義吧？還是紀念慶功會呢？還是紀念我們呢？他們有時伸長頸子從鐵欄柵裏望望我們。

小狗子和從前一樣地跑了來。他沒有穿新衣挂紅花，臉上仍舊黝黑。他照例這樣問我們：『先生！你們要買什麼嗎？』

『不要。小狗子！今天的會什麼時候開呢？』我問他。

『晚上。但是祭碑在下午。』

『祭碑在下午？』白同志沒有聽得清楚。

『祭碑在下午。人多呢。』

『噢！你去吧。』我們把我們所餘的錢都給他了。

小狗子去了，我們笑呢，還是哭呢？警士呆滯的目光又射到我們。
昨天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做了一首短詩，寫給你吧。

秋天，

是流血的天氣，

秋天，

是灑淚的辰光。

我們流我們的血呀，

你們灑你們的淚吧！

血，流上了楓樹的枝尖，
流上了那蔚藍色的天邊，

把牠們染得紅紅地

留給世人瞻仰，憶念。

淚，凝成了一顆顆的露珠兒，

淒淒地，冷冷地，遍灑到人間，

請把世界洗得乾淨些吧，

請把人心洗得清明些吧。

秋天，

是流血的天氣，

秋天，

征 鴻

是灑淚的辰光。

我們勇敢地流我們的血呀，

你們勇敢地灑你們的淚吧。

終於又想起你們了。從今以後，你們的生活一定痛苦到萬分。唉，我之罪！但是我不能忘記那些我應該忘記那些呢？國家，社會，同胞，老母親，你，蘭兒。

……

十二點鐘的時候，牢頭忽然跑進來這樣關照我們：『今天——也可以說是現在，S督軍請你們在花廳裏用午餐，還要請你們穿這些新衣服呢。』他拿出許多紅衣分給我們，叫警士們幫同我們穿上了。

我們知道，這是我們最後的筵席了。這筵席換去的將是我們的血，將是我們的生命，多麼有意義呀，應該感謝S督軍能夠這樣地盡心盡意！

回來的時候，已經是一點半鐘了。外面傳來一陣陣的軍號響，整齊的步伐聲，和遠處的鞭炮響。小狗子跑進來告訴我們，說：這是慶功會的開始了。

我擱下筆抱着頭想再同你說一些，但是時間不容許我了，上帝不容許我了。她的臂膀已經張了開來。

外面來了許多兵士。

『那幾個！帶走！』一位蓄着鬍鬚的長官說。

雲卿！我的手將永遠地不能再握筆了，恕我吧，愛人兒！
別了！別了！

.....
.....

你的熙 十月五日於離獄時。

征

鴻

一〇八

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脫稿於南京（完）

06575

征鴻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加寄費一成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01 23

著者	左 幹 臣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刷者	上海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分局	南京長沙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出版

400147

(2)

产 品 检 查 证				
单位	北 通		代号	247
查	折		索	
复查	裁		包	
验	检		验	
北京通县宋庄北郊装订厂				
电话: 118 952 247				